

異龍宮

陳青雲著

下



異 龍 宮



下

陈青云 著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異 龍 宮

陈青云 著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成都科教印刷厂印刷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数:21,625 字数48.6千字

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册

书号:ISBN7-5409-0148-9/1·32

(全书两册)定价:9.80元

目 录

- 第十章 露凝江畔 飞来怪客驱魔 …… (341)
- 第十一章 力挽狂澜生死处 …… (388)
- 第十二章 降七魔二凶闹店 …… (427)
- 第十三章 诛异龙七魔遭劫 …… (465)
- 第十四章 危机险重 壮士豪气惊敌 …… (506)
- 第十五章 探虎穴 小王子雄风慑敌 …… (543)
- 第十六章 变生肘腋 万丈雄心成梦 …… (578)
- 第十七章 万般心计到头亲离众叛 …… (612)
- 第十八章 古洞遇怪一饮一啄莫非天定 … (647)

第十章 露凝江畔 飞来怪客驱魔

果然不错，掌风过处，‘噗’的一声闷音，那人腹破肠流，看面貌又正是他修罗教中的武士。

楚无忌气得目射煞火，怒哼了一声，猛的一顿足，发狂般，向那黑影逃处追去。他在追踪中，一路上连续发现，每一株大树后面，都依靠着一条人影，也全都僵直而立，一望就知死已多时，无一不是他修罗教中的武士。

楚无忌一路追索着，更是不断的发现已死的帮中徒众，心中是既愤怒又惊疑。

忽的听到身旁不远之处，似有衣襟带风之声微响，他想也未想，甩掌劈出，身形跟着旋向右方丈许。

对方那人也正好纵落向他的右侧，这么一来，二人迅成对立，彼此也都看清了面貌。

那人惊讶的叫出来一声：“咦，是你！”

楚无忌怒喝道：“石中玉，你好狠辣的手段！”

喝声中，不退反进，一招“玄鸟划沙”，一股内力激涌而出，迳袭过去。

那人正是天狼王子石中玉，他也是为追着一条黑影奔来此地，一路上眼见修罗教徒死伤累累，心中也在暗中吃惊，却没料到误打误撞，竟会碰上天狼尊者楚无忌。

楚无忌一遇上了石中玉，可说是仇人见面份外眼红，一时间恨怒齐集心头，立即施展出阴毒无比的功力，暴下杀手。

石中玉心存为义父清理门户之心，面对叛徒，怎肯放过，打定主意要为天下除害，一见对方招到，冷哼了一声，并不躲闪，左手掌在身前一划一分，右手作拳，劈空捣出。

楚无忌的一招“玄鸟划沙”，在石中玉一掌一拳之下，立即失了劲力，不禁惊叫了一声道：“好一招‘佛心狼牙’，看来老不死的，已将压箱底的功夫都传给你了。”

石中玉冷喝道：“你猜的不错，今天我就要为天狼一派清理门户。”

掌随声出，又是一招十二残手中的绝式“摘心无常”，五指暴出，抓向楚无忌的胸膛。

楚无忌认出对方这一招的厉害，怎敢硬接，挫身退步，直向后闪避出去六七步远。

石中玉原式原招，不即不离，节节逼进，仍然抓向楚无忌的前胸。

楚无忌被逼，越发的怒火难禁，暴喝一声，施展出由八荒神魔所传授的一式奇招，“蛆虫吮血”，去破解石中玉那一招“摘心无常”。

两掌相抵，石中玉突觉一阵头晕，顿时感到自己旧病又犯，内力不继，不禁惊骇得神色皆变。

楚无忌初以为对方功力强过自己，出招时留有退步，那知一触之下，石中玉竟会这样的不济，心中不由放宽，狞笑道：“哈哈……小畜生，凭你也敢替那老不死的出头。”

石中玉耳听对方声声狞笑，身前似有万钧重力压倒，准知道自己逃避无计，只好闭目等死了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一股劲力从斜刺里推到，竟将石中玉的身躯托起，抛送出去丈余，轻易的脱去了死劫。

石中玉不禁大为惊异，赶忙拿棍站起，扫目当场，除了那个叛门逆徒楚无忌之外，并不见一个人影儿。

“这是什么人救了自己？……”

他暗自纳闷，但那楚无忌却觉得更为惊恐。

因为他这一招魔功，在八荒神魔传授他时，曾夸为天下少有之奇功，就算是天狼叟在世，也化解不了，如今对付一个初生之犊，竟然无功。

在惊呆了一阵，已然看出古怪来了，但见在左侧丈许远近，有一高大的黑影峙立，如不细看，实在难以分出是人是树来。

他怒哼了一声，双手互扬，更将魔功用到十二成的功力，猛扑而上，激起来一股劲疾无比的狂飚撞去。

那黑影动也不动，任由那股狠毒的真力掌风透体而过，他似如不觉，一动未动。

狼性多疑，楚无忌见自己魔功失败，以为又上了大当，把那黑影当成了自己已死的教徒，方待回身。

那黑影突然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孽障，你竟敢向我动手，且接我一掌试试！”

楚无忌听了骇然，心想：“这语声好熟，他是谁？”

心念方动，脑际突然浮起来一个人的影子，这一来更是吓得他忘魂丧胆，慌不迭转身就跑。

那高大的黑影轻哼了一声，双袖微拂之下，两股劲风卷起，竟将楚无忌托了起来，抛出丈外，摔得是他两太阳穴金星乱冒，头昏脑胀。

楚无忌对那黑影似已怕极，在地上一滚，忽又跳起身来，抹头又跑。石中玉此际虽然伤重用不得力，却不愿让楚无忌逃走，勉强提了一口真气，截住去路，单掌劈下。

楚无忌此际是怕极了那黑衣长人，一心在夺路逃走，因此对石中玉劈来的一掌，并不迎击格架，旋身夺路向右方而逃。

石中玉一掌击空，仍不甘心，方待纵身追去，一旁那黑衣长人冷叱了一声道：“你要追上去送命呀！”

话声中他凌虚一甩袍袖，硬将石中玉刚刚纵起的身形阻了回来。

楚无忌得此机会，自不怠慢，身形拔起，箭一般穿林而去。

石中玉身形被阻，又听那黑衣长人的口音，不禁愣住了，凝神直向对方打量。

就见这位奇特的人物，身高约有一丈五尺，发长三尺，蓬散的遮住面目，站在那里直和一棵枯树差不多。

两人对望了好大一陣，黑衣长人方冷冷的道：“你那三位朋友已被我救出，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这声音又使石中玉心头一震，暗道：“这声音好像我义父哟……不过，他老人家双腿已断，此人却长得这么高，他是谁呢？……”

他思索了一阵，忽然心中一动，连忙作揖道：“石中玉受老前辈救命之恩，这里谢过，乞请赐告名号，石某当图后报……”

他恭谨的说着，人也一躬到地，但却不听对方回应，抬头向对方一看，“噢！”人又愣住了。

原来那黑衣长人，早已悄然无踪，他扫目四下搜寻，也不见个影儿，不禁轻叹了一声，迈步向林外走去。

林密而深，石中玉又是怀着满腹诧异，踟蹰而行，心中只在思量着那黑衣长人之可疑，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天将放曙时，方出了密林。

这地方乃是一片乱石岗，树木稀少，但却是蓬草没径，显得

十分荒凉。

石中玉扫目一瞥之下，喃喃的自语道：“我这是走到什么地方了……”

他一言未了，忽然一个豪迈的声音道：“这里是擒狼的坡！”

石中玉听了大惊，忙喝道：“什么人，鬼鬼祟祟的，何不现身出来？”

“哈哈！……”

一阵狂笑响起，跟着就现出了三个人，衣着还干净，就是三人那份长相，却有点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的样儿。

三人全都有着五十开外的年纪，一个生得两鼻孔朝天，一个生得是双眉倒挂，另一个却是满嘴大獠牙。

石中玉对这三人却并不陌生，扫视了三人一眼，冷冷的道：“西川三丑，怎么也叛了天狼派不成？”

原来这三人乃是西川三丑，那朝天鼻子的叫丑郡马樊辛，倒吊眉的叫丑丧门樊起，大獠牙的是丑雷公樊尧，在这三人之中，以丑雷公的性子最暴，他一听石中玉出言不善，气得他大獠牙一张一阖，正待扬掌欲发。

丑郡马连忙挥手拦阻道：“老三，岂可对小主人无礼！”

丑雷公樊尧方收回了掌势，笑道：“娃儿，也只有你，换个人敢这样无礼，老配决不和他算完。”

石中玉冷冷的道：“那是你的事，我只问你们这样拦住我，打算干什么？”

丑郡马樊辛笑道：“我们有一件急事，只有老主人能够解决了。”

石中玉道：“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找我义父？”

丑郡马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唉！老主人已然人归道山，我们

怎能去找他呢？”

石中玉怒道：“你们怎可胡说，我义父好好的活着，几时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三丑不禁喜形于色，不由得齐声问道：“怎么？老主人他！……他人还在？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石中玉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不知道！”

丑雷公樊尧：“你不知道？……那你怎么知道老主人仍还健在！”

石中玉道：“我当然知道啦！一身武功全是义父所传，他老人家如果已死，谁教我的功夫？”

西川三丑听了，面现喜色，互相注视了一眼，丑丧门樊起笑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十二残手你可学全。”

石中玉道：“当然学全了，要不然义父他能放心归隐？”

丑雷公樊尧哈哈大笑道：“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。”

丑郡马樊辛笑道：“我弟兄有意邀小主人驾临西川，在寒舍作客几日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石中玉听了不禁惊愕，因为事出突然，本当严词拒绝，但他却知道西川三丑，当年追随义父多年，被看作推心置腹之人，不便恶语相向，遂拱手笑道：“承蒙三位叔叔看得起，本当从命，只是目下尚有事赴哀牢山，只好改日再赴府问安了。”

丑雷公樊尧猛的一张龇牙一瞪眼，喝道：“怎么？你不去，不吃这杯敬酒。”

石中玉也勃然变色道：“晚辈惯吃罚酒，三位叔叔莫非要以力相逼不成？”

丑郡马樊辛不等石中玉话完，闪身已然逼近，猛的出手，迅点石中玉身上三处大穴，哈哈笑道：“事出无奈，老配只好得罪了”

……哽！”

他笑语未竟，冷不防石中玉右手斜挂而下，使得丑郡马痛哼了一声，后退了三步，方才稳住了身形。

丑丧门连忙上前扶住，道：“大哥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丑郡马樊辛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娃儿真得了老主人的传授，这一招“狼扫”用得正到好处，幸而他穴道已被我闭住，否则我必受重伤。”

他说到此处，转身对着被制住穴道不能动转的石中玉道：“老朽弟兄因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必须促驾西川一行，事出无奈，只好委屈小主人了。”

石中玉无法移动和开口说话，但却怒目瞪着三丑。

丑郡马樊辛也不多作解释，示意丑丧门樊起，从地上扶起了石中玉，联袂飞奔而去。

辰时左右，他们到了岩门司，雇了车马，将石中玉放在篷车之中，疾奔西川。

此时的石中玉，虽不知三丑用心如何，但也无法，加以身罹重伤，只有听天由命了。

车过都匀，丑郡马樊辛因怕石中玉脉穴封闭过久，曾伤了内腑，就亲自为石中玉畅顺百穴。

当他一看之后，不禁神色大变，两道苍白的眉手，紧皱在一起。

丑丧门樊起见状大异，忙问道：“大哥！小主人怎么样了？”

丑郡马樊辛惊异的道：“这孩子怎会身怀暗疾，看样子，虽然能保得性命，只怕要废去全身武功。”

丑丧门樊起着慌道：“他是什么暗疾，有治没治？”

丑郡马樊辛摇头叹道：“一时看不出是什么伤，治疗起来，却

有些难，难！……”

丑雷公樊尧接口道：“有什么难的，大哥身上不是有天山雪莲散么？能够解得了百毒，治得暗疾，每日给他服用一剂，任他中了八荒神魔的九幽毒掌，半个月后，也得痊愈。”

丑郡马瞟了老三一眼，道：“老三，你说得倒轻松，可知这‘天山雪莲散’，炼之非易，求之更难……”

丑雷公樊尧道：“我们当年受老主人恩遇，如今面对小主人有此绝症，就是把灵药用完，也是应该的呀！”

丑郡马樊辛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老三说的对，只要你们愿意，我又何当不念老主人当年恩情。”

说着话，就从怀中掏出一个玉瓶来，滴了数滴在石中玉口中。

灵药入口，石中玉立觉一股清凉之气，顺喉而下，自舌尖透畅百穴。

石中玉知是难得奇药，立即暗运本身真气相辅，迳自畅游经穴。

就这样，丑郡马樊辛每日按时给石中玉服下几滴灵药，石中玉也渐觉毒伤慢慢消失。

半月后，他们一行已进川境，到了合江，此际的石中玉的毒伤已然痊愈，且已运气冲开了穴道，不过他仍然借机养神，并不急着起来。

合江在安乐山麓，当长江上游，市镇十分殷富。

他们这一晚，就在城中落店，方一进店门，就听一人哈哈笑道：“西川三丑怎么今日才到，累我矮子在这里等了三天。”

石中玉听声偷眼看去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
原来此人乃是在锦屏山失踪不见了的地行矮叟公孙泉，心

中暗想：“这位矮师叔神通可真不小，怎么又跑来西川了？”

心中疑念方起，就听丑郡马樊辛哈哈笑道：“地老鼠，你怎么有空进川来了？”

地行矮叟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真是一言难尽，咱们进房中慢慢的说吧！我这一遭可说是再世为人了。”

说话间，一行人就进了上房，丑郡马樊辛先将石中玉安置在榻上睡好，方走出外间。

未等大家漱洗完毕，丑雷公已急不可耐的嚷道：“地老鼠，快说！到底是出了什么事？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我被化身魔女铁珠的邪音所迷，昏倒在锦屏山下石穴之中，只须人家随便点下一指头，我这条老命就算完蛋。”

丑丧门樊起惊讶的道：“什么？化身魔女铁珠，她已有好多年不在江湖露面了呢！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丑老二，你还不知道呀！如今妖气又起，连八荒神魔也都二次出世了哩！”

丑郡马樊辛插口道：“这个我已知道了，莫邪于曾在西川三现魔踪，就已猜出江湖风浪又起，但不知那妖女铁珠怎么会放了你？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谁说是她放了我，她不把我万剐凌迟已是大幸了。”

丑雷公樊尧道：“那么你是怎样脱难的？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我是碰上了高人打救，要不然，此时已尸骨化为泥沙了。”

丑郡马樊辛道：“你说那高人可是一个身高一丈五尺的黑衣怪人么？”

地行矮叟惊讶的道：“怎么，你们弟兄也遇上了他？”

丑郡马樊辛道：“是我们老三遇着的，且还和他动了手！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怎么样？我猜就是你们西川三丑一齐上，也接不下人家十招。”

丑郡马樊辛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那人武功奇的很，老三连两招都没有接下，就被摔了个大跟头！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你们可看出他用的是哪一门的功夫？”

丑雷公樊尧接口道：“看他那手法，有点像天狼门中的传授。”

地行矮叟默默的点了一下头，道：“对了，我也发觉他那身法，有好多地方极似当年狼老儿，会不会是他重又出世？”

丑郡马樊辛道：“我看不会的，因为家主人双腿已断，就算当年狼山之劫未死，也不能长出两条长腿来呀！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他不会安装两条假腿吗？……”

石中玉隔墙窥听，听了不由暗自点头，心想：“对呀！他老人家可能是装的假腿。”

他思之未觉，忽听丑雷公樊尧大声道：“总有一天，我还得斗斗他，揭开这个谜底。”

丑雷公樊尧心怀挫败之愤，嚷叫着要再和黑衣怪人一拼。

地行矮叟笑道：“他如果真是狼老儿，你们三丑也敢同他一战吗？”

丑郡马樊辛道：“我弟兄当然不敢和老主人动手，但在敌友难分之下，不得不设法掂他一下斤两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我看那人并无恶意，而且和贤昆仲渊源极深。”

丑郡马樊辛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他命我在合江等候三位，并传我治疗令媛怪病之术，就可知他必是和三位相识之人。”

丑丧门樊起听了双眉一皱，那两条倒吊着的眉毛，简直成了竖直之状，越发的难看了，他缓缓的道：“这件事真奇怪，丽儿之病，知道的人不多，他……他怎会知道呢？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他不但知道令媛有病，还知道是由练习一宗武功而起，可对？”

他这一说，三丑弟兄更是惊讶了，愕然相顾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丑郡马樊辛忽然一昂头，朝天鼻孔抽搐了两下，道：“地老鼠，别卖关子了，快说他是谁？”

地行矮叟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丑雷公樊尧道：“说得好轻松，你和他同行半月，会不知道他是谁？是否看我兄弟不够朋友！”

地行矮叟叫起冤屈道：“丑老三，你可冤枉死我了，我矮子被人家救来此处还没有睡醒呢！等醒来时店家交给我一封信，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哩！”

丑郡马樊辛道：“你可问过店家，是谁把你送来的么？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问了，但却令我更糊涂，他说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呀！”

丑郡马樊辛思索了一阵，忙道：“这就不对了，那你又怎么知道是个黑衣怪人呢？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昨夜他在这店中现身了，先告诉我你们今日要到，后又指点我治疗令媛怪病的法儿，等我向他询问姓名时，一阵风起人就不见了。”

西川三丑听地行矮叟这么一说，闹得面面相觑，越发的惊愕

了，沉默了一阵，丑雷公樊尧忽然道：“管他是谁呢？只要丽儿有救，我们也就安心了。”

丑丧门樊起点点头，道：“老三说得对，不过……咱们对小主人怎样发落呢？”

丑雷公樊尧道：“当然要放他回去了！”

丑丧门樊起摇头道：“不行，咱们既将他请了来，总得稍尽帮主之谊，才不负老主人当年一番恩遇。”

丑郡马樊辛接口道：“何况他那暗疾未愈呢！……”

地行矮叟霜眉微轩，眨了眨眼道：“你们指的莫非是天狼王子那娃儿么？”

丑雷公樊尧惊讶的道：“天狼王子？……他是什么人？”

地行矮叟笑道：“他就是狼老儿的义子，你们的小主人石中玉，也就是睡在里间的那娃儿。”

丑郡马樊辛愕然道：“你认识他么？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我已和他同行数月，就连这次被化身魔女铁珠所制，也是为了救他而起，当然是认识了。”

丑郡马樊辛道：“他身怀严重的暗疾，你可知道？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他有什么暗疾，结实的像一条小蛮牛。”

三丑弟兄互望了一眼，丑丧门樊起展了展一双吊客眉，道：“我们老大为他察过脉相，发觉他真气不聚，经脉易位，还能会看错了。”

地行矮叟微微一愣，若有所语的道：“唔！……你们弟兄的脉理是不行，会把一种毒伤看成暗疾，该错有多远哩！”

丑郡马樊辛吃惊的道：“地老鼠，快说他是什么伤，我直耽心会下错了药。”

地行矮叟也有些愕然，忙道：“他是中了八荒神魔的九幽毒

伤，不知你丑老大给他服的是什么药？”

“唉——”

丑郡马樊辛听了，如释重负的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还好，天山雪莲散也正是此伤的克星，只不明他连服了半月，伤势怎么不见起色？”

地行矮叟道：“许是因他连逢强敌，妄用真气所致吧！”

他们这几位江湖老友，一直谈到二更多天，方始各自回房安歇。

此际的石中玉得灵药疗伤，不但伤势早愈，半个月来的静修，也把真气内力练到无坚不摧的地步，只是在三丑监视之下，行动不自由而已。

夜深了，西川三丑弟兄，因连日赶路劳累，总算进了川境，心中一松，就睡得香甜。

石中玉却是思潮起伏，难以入眠，时而想到那黑衣怪人，会不会是自己义父所装扮的。时而又念到舒清等人，看不到自己，不定是怎样着急呢？……

突然，他听到一声极为轻微的声音，传自十丈远处，他心中一惊，立即判知是功力深厚之人的夜行风声。

起伏不定的思潮，忽的停住。又是一声轻响，这次近了许多，足音沙沙，也听得更清楚了。

他侧耳听了那隔壁房中，听呼声正酣，显见睡得正熟，方打算以指弹壁示警，忽然一股轻风掠过床前。

石中玉心中怦然一跳，人也跟着坐起，见面前立着四个人影，正是那地行矮叟公孙泉和西川三丑。

四人也不理睬石中玉，互相打了一个手势，三丑纵身穿出，地行矮叟却闪身躲向了墙角。